

後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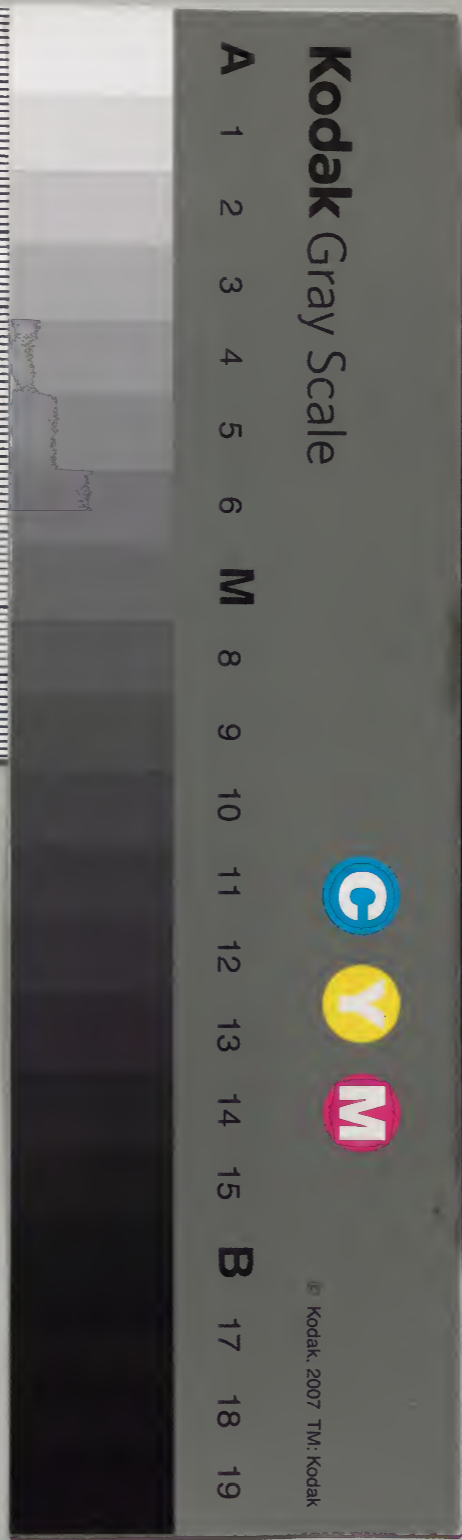
十三  
五

漢書序記

漢書門類			
三	四	七	三
九	六	三	號
七	三	六	冊架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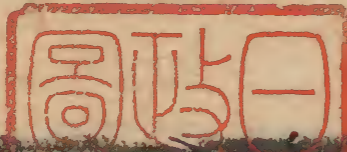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四	七	漢
一	五	三	書
二	〇	七	冊架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73	
冊數	7	( 4 )	
函號	315	9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  
 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  
 雜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  
 書近古可考正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  
 錄為二第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  
 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  
 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  
 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

淺草文庫



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字缺一乃所以同於民也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

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八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劉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

是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

見如客場。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竒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大虛，以

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  
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  
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  
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  
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  
者易得。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  
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  
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  
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  
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  
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

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  
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  
於是乘庠御。駕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  
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間。  
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  
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  
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  
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  
去。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

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王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為道必始於君。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雖然。因

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為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為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偽。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偽。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為法之始。於學。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

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祖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潁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顓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與唐蜀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兔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產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

牽課臨傲吻頰鳴悲歲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不可死於是託以逃其生別離羈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怪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闢捷以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遣意而遣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于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于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

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居士陳師道序

###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而小人作輟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水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士界則五濁時則爭鬪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劫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

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聞所不免况於衆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持善馬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况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

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救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已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於十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相繫于木下。

怪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于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晦日居士陳師道序。

###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入之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亦赴壑阪

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  
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  
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  
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  
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  
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  
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  
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  
於其行叙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

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  
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  
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羨於外，無視聽之助而  
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  
行數百里，米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  
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顏垣弊廬，  
棘荆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  
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楫，不通勞苦。無飲食  
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  
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  
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

請于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  
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竒如在巖崖之下洲  
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  
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  
陋之內市井之中竈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  
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  
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  
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  
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  
出於仁舜之號泣伯竒之履霜周公之鳴鴉孔子

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  
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  
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  
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  
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  
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  
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  
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  
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  
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  
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書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  
親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遠闊不能不動念耳蓋  
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  
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  
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  
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為難此蓋志與年  
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  
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

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克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足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

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遠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真不負耶？未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後伸理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

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己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直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介之一快耶。竊謂閣下

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



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喻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守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辰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

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為能也謹偃僕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紙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

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  
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  
譽僕耶顧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  
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  
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  
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  
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  
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大類兩  
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  
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  
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

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  
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知後所稱足下自  
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  
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  
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  
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  
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  
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  
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

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既以友。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事之不間。竟後足下。大以為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自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

謂是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僕以小人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是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是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為業舍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於是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發遂以為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自有黑子而昏華瘵俠於頸領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胃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于下體

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是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為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可勉耶是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是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聃家于瀨鄉歲周老于家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

願與之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為道重慎。師道再拜。

荅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于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上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敗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况求之手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

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無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為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荅秦觀書

字少章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為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

以為報而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于古，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車書，焚其藁而學焉。豫車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車之詩一作也。豫車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車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踈，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

詩僕從山谷序作語僕僕

僕詩過於豫車，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車，願言其詳。豫車不以詩僕從，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歎然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荅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

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剗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而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奔，近之則踉，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

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色挑于外，得之則感，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不濁，牛馬汙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為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與黃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暮始聞有喪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熟。見而驟失。念之不堪。况當之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熱。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俛。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何不食肉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致力。欲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得而後已也。念足下少年

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牀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撥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為知人者。衍又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道邪。上下之間。衆爾衍不異。衆何在其絕出邪。而晉之士大夫。共推衍為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師道再拜。



上曾樞密書

月日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于太尉六丈閣下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  
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罪則  
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夫天下之事非閣  
下所得與則非其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  
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  
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有過之而後未期  
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  
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  
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

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  
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遠順直之所在勝之所  
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不過發內軍  
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  
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為  
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  
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其常所  
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  
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  
兵為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  
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

貨財掠一作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  
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  
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其不更遠  
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  
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皆慶王倫  
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  
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其在秦中聞亂兵  
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平倫張海行半天下所  
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  
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  
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

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其間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  
歲入寇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齊有外鎮日暮  
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溪谷有冰雪  
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  
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  
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一作人斬  
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從  
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  
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  
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  
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

不為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穿檻其可失乎  
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  
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  
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  
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  
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  
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  
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  
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  
預為之備可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  
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來一作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

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聚則寇不敢深  
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  
困以元昊之強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  
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  
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  
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  
不得羅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  
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  
某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  
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  
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

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  
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  
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  
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  
所係虜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必回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  
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  
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  
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  
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  
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  
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

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  
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  
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立不  
相及一本云平常緩急請報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  
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  
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  
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  
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  
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  
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虜  
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

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為資乎今使  
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  
其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  
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  
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性弱獨秦晉數  
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  
平蠻西南事羗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  
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  
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  
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  
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

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  
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  
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河山之外翰墨  
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  
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與魯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壯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  
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遞用是不果  
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  
書惘惘萬冀以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

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  
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  
詩矣不朝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  
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  
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  
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  
句時有好語聊為絕倒不知天欲窮之耶欲達之  
耶邇來絕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  
用以卒歲母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  
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平章之處託渠

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  
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  
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  
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  
便如待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  
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  
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  
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  
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平章遣人來相調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  
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

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踈也。王家人還萬覲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延知歆向無足怪者。

賀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壁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始終之一節。追茲登進。方篋升平。

而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某向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緣罪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遂踈。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閣。仲郢圖報。敢異竒章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既。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

府郎中大夫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  
既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荐更中外顯  
有勲猷倦青瑣之迫趨思黃堂之偃息穎雖文學  
之國近罹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解鯨鯢就  
戮金鼓不鳴方茲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  
相慶舉興五袴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戶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  
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脩咫尺之書用伸燕雀  
之賀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荆  
州之重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

夙宵未已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冠四科贊  
治南宮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  
即慶褒嘉遂膺圖仕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  
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五德壽康之五福莫  
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興禱頌伏惟門下相公  
御今以古同德于天行既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  
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  
之右為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元辰茂  
膺百祿重戴憑於席為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



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惊靈。

代與執政賀正書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邁亨嘉之會。踐更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閭。荷庇庥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閔閱。以謝生成。昨者罷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

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獲保全。顧雖專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贖。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之難強。

賀亳州林樞密書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衮衣之去。輿情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

旄之美歡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  
伏惟判府樞密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  
宗卓爾名臣之右始終一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  
不移故既歷而復起迨茲登進方僕奮庸而功成  
不居名下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意於去來雖  
雅志之不遠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政在老成  
恐坐席之未溫而鋒車之迅召顧惟庸妄早辱知  
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  
溝壑之憂莫效寢興之間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  
月披求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荅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  
人時有異材出由公進迨茲盛選遂及吾宗左學  
脩詞秀三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  
茲翰墨之場優入英雄之彀顧播揚之在後致駁  
尋而度前雖門巷之縱觀榮如畫錦而高明之用  
意志在冥鴻更觀已試之言見於行事之實某因  
依末眷蒙被餘光共學十年未有涓埃之補每日  
千里益知驥駟之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惟區區  
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茲遲莫之年更有子孫  
之寄

代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奧號為盜訟之區非得循良莫宜鎮撫申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之間千里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鄰請學成家屈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中外之難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顏宣室之間賈生已聞前席潁川之留寇翼不待經年遂秉國鈞以從民欲其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傾瞻之素翰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內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興善頌伏惟安

撫學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用才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告成遂膺圖任其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賓階初無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雖古之所謂知己何以異斯而士之苟有烈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問阻於道里之遙闕然不脩非自為於簡外永以為好亮不校於數踈孰知其然恃以不懼幸此照臨之下願效其愚顧惟遲莫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

略龍圖。鄒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  
列於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  
待歲而報成。超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  
朝之故意。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  
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  
映古。高秋爽氣。大旆啓行。更圖寢食之宜。少慰士  
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  
判寺丞。材猷絕衆。術學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  
詩書之府。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

箱之積。百城冠蓋。人懷冰蘖之心。聲烈徹聞。褒優  
並至。雖為漸進。當復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  
車之召。遂登禁從。以閏朝廷。其幸此備。負辱居屬  
部。為邦政拙。作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已有二天  
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  
宜。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奧。夷險著古  
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冷辰茂膺。顯相遂  
承。召節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  
表。筆舌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  
宜辱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  
幾微温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  
受殊休瞻頌之私敷陳罔既

泛回賀正書

司曆告時君子慎始未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  
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棣州守

祇荷恩復司外學方承大庇徒切至懷伏惟某  
官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

選用循良是慰安於疲瘵顧茲漏卮方轍政成豈  
意安庸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黃卷  
赤文莫副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遘聞聲烈之譁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  
末興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  
名世抗諸儒而著節度兩漢以脩文方聖君側席  
之求乃賢者彙征之會仲膺嚴名即慶峻遷某已  
戒行舟方趨賓次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判官推官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

冒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顏伏惟某官婉畫  
佐州彌文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  
德有年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納溝斷木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燭  
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  
生九死卒完填壑之軀既逃影而匿形故使人之  
忘已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之  
懷復脩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門  
莫知遠邇恭惟樞密火祿大夫材無文武身任安  
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言

屬乎耳公家之利知則為鎮撫四夷已告功於清  
廟平章百揆方申命於大廷重念其早辱知憐晚  
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於死生白首玄文  
終不移於素志日莫途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  
誠敷陳罔既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為廟朝  
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  
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  
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  
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

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迹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違簡牘之脩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瘴癘不侵藥石未施視贍如故蓋天方將大任故再試以艱虞而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內之所共豈小人之敢私恭惟宮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

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凜然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直道家有其書履險處窮孰見其際恐安居之未定即召節以促行正位上台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省云初伏冀上為廟朝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

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絕于君蓋先三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冀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况衰病寢加筋骸莫強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強顏奉詔居住則累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死守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差遣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紙而價高紙莫不迫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求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勅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



兵士般取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記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于蘇而宦學于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者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

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  
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于  
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  
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  
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  
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  
之所為思也。公為刺史，知民之嗇於水，築塘浚井，  
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  
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  
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  
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于事，必待言

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乎書，行見于史，故  
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亡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  
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  
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  
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往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  
又有義焉。仁始于身，內有以使同其樂于天，外有  
以安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  
服以效其用，賓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

世守焉。錢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為壇而藝以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斷，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推而外之，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關氏為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宦于朝者三人，仕于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

者將剝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關氏感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彥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之，而屬余為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于樂，祭龍於社，祭棄于稷，祭臯陶于理，祭周公孔子于學，祀周公非也。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賢自唐

改禮孔顏及今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  
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濮陽李公迪  
來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  
人始興于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  
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六達之效南北之吭  
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淮江故於兵  
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  
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  
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  
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持  
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

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  
師廣弟子負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  
使其從事告于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  
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  
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  
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洵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  
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  
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而  
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僕  
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

鼓于于成則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其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  
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  
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  
室其旁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  
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  
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  
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  
間棘荆莽然狐兔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  
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

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  
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  
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  
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  
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  
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  
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  
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  
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  
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  
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

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多劫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曆嘉祐之間曹滌兩州稱為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為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情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為盜有三墮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間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探昧以緩朝夕今之為盜有一

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來耜更邑市偷墮侈靡不能自遠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輒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前之者不可也劉叔貢父為曾州盜

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况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徒之。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學官。過見之。其興作。而屬余為之記。會徒穎。不果。

作明年獄成。使來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

相班班聲蹟可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弊網目踈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令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究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略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于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為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焉。禹貢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丘



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桑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履，強悍喜攻劫，佩刀引強，指人之箴，以為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滌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

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為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士，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閣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

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日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矚望。昔呂不常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為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蓋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日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愧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年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穽武

章

十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辨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 汧水新渠記

汧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至浚其下為渦。別為汧汧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進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

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  
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  
又有荆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  
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  
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比者入而  
出復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緒，障而東之  
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沛則河南  
無濟矣。其謂荆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  
之。漢志荆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略之也。余謂與經

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及疑渠以爲二，而滎有一  
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  
源或河或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  
而志亦濶略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  
河入于汴，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汴自滎陽，別而東  
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  
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  
導河入汴。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  
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  
白溝，於汴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汴，而入於  
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

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徒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

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一本云建隆初王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丞藏佛指焉念無所置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開元寺法華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禦數歲破半臂出以報焉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眾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

意他日赴供西里渡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  
行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益馬其主見而訟  
之乃留寶請于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  
為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  
三盞澄聚為華余謂寶曰非聖何以致此其體壞  
色變殆為物所觸耳如來鉢祖師所傳曹溪所  
藏者南漢之敗迎入宮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  
何疑焉寶曰我以水一作水王匣而藏之使目可使  
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為  
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助也語有  
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

一伐其者可以文施即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  
施佛為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  
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  
近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  
界惟心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蓋等心而  
施則生與佛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  
心有分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  
不為心也耶夫輪王大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  
何如我以文施其不可乎雖然佛之報身以萬德  
窮其所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  
行蓋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文施其有

闕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寶之覆  
且不保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  
有因緣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止  
之前日也以悲為心明揚勸厲與眾興福則先佛  
之願若欲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  
不契聖鬼將奪之不待緣也實以為然又曰我初  
出家抽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  
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後將參  
學於東南而老終焉余歎曰趙川臨濟皆曹人也  
今數百歲矣嗣古導今將在于與夫人命呼吸間  
三歲亦不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時競時

州

不待子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  
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  
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  
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  
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遇寧  
訕無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  
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  
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諸常與子  
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之

墨作過

東坡詩才亦  
有劉壯與長官  
是心堂詩一首  
則世人也諱義  
仲父恕字道原  
祖漢字凝之号  
三劉者也

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  
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  
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曾不思  
默而不默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  
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諂非其  
所是則為訕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  
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  
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  
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臯子之砭非  
子之藥也劉子名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潔  
之有所不顧舉世稅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

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  
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  
無所隱聞者至心掉于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為  
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  
身苦思既嗣其世向善讎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  
沈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  
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資養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  
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  
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  
見于事退則見于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

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乎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曆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通野視下如江湖傑本行列蛇屬守

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余以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賜真與其徒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于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莊曾子休謂諸子闕老墨惠與已之道司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為家蓋子休學于田生子方子方學于端木生子貢而列禦寇庭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



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  
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于  
禮官今而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錄捕  
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攘回起  
昭昭不誣而非余所能知也蓋自聃休而後士不  
明於理而術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  
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  
受天師之籙於龍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  
矣盍輟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  
而嗣其志也如其有不興者乎元符元年九月  
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脩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  
則盛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焉吾州之南山太平  
興國寺山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有勝  
果禪院始時寺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罄之施  
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毀不飾  
室毀不補革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  
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  
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合眾施既新其殿又  
載于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于釋氏願自效使不  
請且強與之况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

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雖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制誥孫何。以布衣來于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節來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

路根來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意其去游吳。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所興壞。蓋知矣。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東里陳師道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三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爾文曰。帝籙。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為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集世務。奉使有績。列于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墨歸藏于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為刑部郎中。脩起居注。以卒。其孫端

禮以示臣師道使記載皇帝所以昭臨江氏假寵  
子孫明示來今臣蓋不得辭臣懇敬惟皇帝之於  
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  
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  
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敢贊也臣生于皇祐四  
年彼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夭至於成人而不  
得望前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  
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于不忘臣亦與有  
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家將復受賜  
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  
臣師道昧死謹記

###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刺守金州平  
政歲豐士民康樂延作亭于北城之上以望牛山  
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  
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  
上游廬舍弊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  
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  
懸流遞折觸石破舟四湫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  
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脩林  
叢竹悍蛇驚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  
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陰鬱日月隱蔽夜

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踈河潤。地氣發泄。人多病脚。廢丘故宮。頽城敗冢。達于四境。狐鳴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淒然。發嘆揮然。出淚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羽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反。舊從戍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失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 面壁庵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其處。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箕陰鬱千步。而近度密。越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峯。崿從連層。後則五乳萃兀。擁掩如舉手。內向中峯之下。乃其故處。有泉冷然。始至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號以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兔蹊雉域。蛇鼯所舍。樵數避焉。元祐幾年。留守簡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往過焉。使作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甍宛然後。十有余年。知登封縣樓昇復。往過之。謂長

老請江襄棘開道使有人聲馬迹再至則治矣蓋  
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谷之竹伐薪以陶  
率少而役可立具其所乏者財爾異請任之于時  
衆治秦陵休于次異敬以請自監司與百局之報  
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挽而同  
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效其力工獻其技為堂為  
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蓋十朝而具既  
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  
露雨于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為大練東西  
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乎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  
三三家之役相與詆訾蓋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

異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  
相自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  
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魯  
興之後則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有莊休而荀孟莊  
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閔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  
自能任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為曹  
溪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  
校其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蓋始于此歷歲千  
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并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十八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先生集卷十五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